



孟子卷之十一

性善論

孟子卷之十一

朱熹集註

告子上

凡二
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
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

丘圓
反。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桮棬。屈
木所為。若厄匱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
必待矯揉而後成。如
荀子性惡之說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栝
 棷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栝棷也
 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栝棷則亦將
 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
 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
 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
 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而不肯爲是因孟子之言而爲仁義之禍也

端他

湍波流潦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
 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
 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乎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
 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
 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

也

夫音扶搏。搏各反。

搏擊也。騶也。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
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
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
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
體而所以無善也。

○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
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
與近世佛氏所謂作
用是性者略相似。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
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

之白

猶白玉之白。與曰然。與平聲。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
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
是謂凡有生者
同是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

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
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
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
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
性形而為者。也。氣形而為者。也。人物之生。莫
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
覺運動。人與物若不一也。以理言之。則仁義
禮智之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

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膠戾，紛紜錯亂。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推之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推之精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

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在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

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長上聲

下同。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也。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

義乎？與平聲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宜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

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同。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者。秦人之多。無以異於者。且吾多矣。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者。且多亦有外。

與者與嗜同。夫音扶。

言長之者。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卒。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函葬。而不得其正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
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
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聲

伯長也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
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
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
為戶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
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
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

鄉人惡乎

凡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
如神考也在位弟在乃位鄉人在賓客之位
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
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
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
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
也

此亦上章者多火之義。范氏曰。二章問答本
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
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

也。○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此即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

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此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扶。夫音。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

者也

專去聲鑠式灼反合上聲徒音師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執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筭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不求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蒸衆也物事也則
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羨也物必有法如
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
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
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
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辨而自明矣○程子
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
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
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
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論下愚不移
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
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
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
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
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
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
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

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
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
而不可以無省察橋揀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
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
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
賴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
心而為暴

今夫舜麥播種而耨之其地同樹之
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

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
養人事之不齊也夫音扶。變音牟。擾音憂。磽音交。反。

變大麥也。擾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
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履我知其不
為其也履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音音

蕘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履雖未必通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蕘也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
之所嘗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
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
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
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
也者與嗜同下同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

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

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反卯

子都古之姣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

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

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

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天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生覺乎此取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心始得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

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
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
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
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割反 葉五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曰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以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也。若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芽。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
旦且而伐之。可以為羨乎。其日夜之
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
者。幾希則其且晝之所為。有措亡之
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
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
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
是豈人之情也哉。好惡並去聲。措。工毒反。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

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格，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猶必有所生長，故平且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早盡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格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蘗，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寢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且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長上聲

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舍音捨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且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聖操之之道，故以直內而巳。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且晝之間，不至格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且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方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

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空矣

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

哉易去聲暴步

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

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一人專心致志惟

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

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

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

曰非然也

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為是之為去聲若與之與平聲

弈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奕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

官官官其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蹀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當少而亂

日常多蓋
以此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能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能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魚與能掌皆美味而能掌尤美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其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欲惡所惡有其甚於

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惡辟皆去聲下同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眾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其甚於生而者乃秉彙義理之良心則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

設使以無秉彙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矣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

辟患而有不為也

由其必有兼以察之良心是
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眾人汨於利
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嗙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食音嗣嗙呼故
反蹴于六反

豆亦器也嗙吐聲之貌行道之人路中
也蹴踐路也乞人嗙乞之人也
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
者人皆有之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官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
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
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眾人所以喪
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
之所蔽亦人所易昏也

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官室之美，為
 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
 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
 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
 此之謂失其本心。
鄉為並去聲。為之為並平聲。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猶不肯受噉噉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利，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焉斯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所以於故反而名之曰仁。心則可以見其為此身之配。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入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心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首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

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

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同。

為去聲。

無名指，手之

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

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惡去聲。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

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櫨養其楨棘則為賤場師焉

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櫨梓也皆蒺藜也楨棘小東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亦以失大也為去聲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雖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曰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然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

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

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賦，則不得其理，而心為大苦，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棄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此，而趙註亦以此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此字，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其與俯仰無畏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大舍梯米參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為礙，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

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

此人爵也。樂音洛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以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

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

必亡而已矣。要音邀

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

得之人爵而亡之也

○孟子曰以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人之所重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以爵位加已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不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安得而賤之哉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

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肉木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聞去聲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梁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方。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入之心亦且自怠於為仁。終必非與其所為而亡之。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諸已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義者也。苟為

不熟。不如蕘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

已矣。蕘音蹄。稗蒲。賣反。夫音扶。

蕘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義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蕘稗之熟。

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義。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

者亦必志於彀。彀。古。候反。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

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况聖人之道乎。

孟子卷之十一

孟子卷之十一

朱熹集註

告子章句下

凡十
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

禮重

任。平。聲。
任。國名。屋廬。子名。
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
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
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
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迎去聲屋廬
子不能對明白之鄙以告孟子孟子
曰於答曰是也何有字於如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

高於岑樓揣初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前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逾禮若不取其下之

平而形于木於岑樓之上
則寸木反高於樓反甲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輿羽
之謂哉

鈞帶鈎也金本重而帶鈎小故輕喻禮有輕重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禮者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
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
比之奚翅色重翅與音同古字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

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下
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往應之曰紛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
食不紛則不得食則將紛之乎踰東
家牆而撻其處子則得妻不撻則不
得妻則將撻之乎

紛矣也撻辜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
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
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天分然於其
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
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
而調瑟所以斷之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

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
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
寸以長句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
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
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
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
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

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

勝平聲

匹字本作鳴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

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

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後去聲長

上聲先去聲夫音扶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發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

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

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之行並夫聲

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曾父之間禮之隨麤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而節云

曰交得見於鄉君可以假館願留而

受業於門

見音現

假館而後受業文可見其求道之不篤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

采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夫音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則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反之意亦不齊之教誨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

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弁音盤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為作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入於此越

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

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

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

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

詩也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

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發也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坤風篇名衛有世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

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
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
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舟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舟之怨未足為怨也。

○宋輕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宋。姓。輕。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子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
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
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時宋輕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鉞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弱不捨。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却此人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
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

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兄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樂音洛下同

先生以仁義說秦

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兄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諸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乎聲相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隣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丕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此幣交則不必報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

為其為相與為其之為去聲下同與平聲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耶

為其不成享也

志干享故也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

得之鄒諸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
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諸子為齊相。可以
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
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後名
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
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皆去聲。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
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
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
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
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
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
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
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
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
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
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
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
之身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
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哉
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泄柳也前地見侵奪也見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存為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朝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百里奚事見前節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

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見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見必識之華去聲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縣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見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

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稅育脫為肉為無之為去聲

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致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魯人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人且郊如致膳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膳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膳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豈足見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鬯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
○孟子曰五霸朝者三王之罪人也今

之諸侯五霸朝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朝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豳豳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上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

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朝者接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朝者三王之罪人也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括克聚欵也。讓主貝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代之也。樓牽也。五霸皆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不朝至六師移之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不朝至六師移之則有讓言巡狩之事

五霸朝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權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朝之罪

人也

音秋好去聲。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置書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

世字。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脩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廢事也。取士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過權。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太

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長上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道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者。有過者。亦未有失於五霸者。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比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祭。凡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孟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

也。滑。音。骨。滑釐。音。子名。

滑釐。音。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

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

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

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

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

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况
於殺入以求之乎

魯地之大皆併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
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
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

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
求富之是富桀也

辟開

為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
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
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
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著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入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

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

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夫音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難食饋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入倫無君子如之何其

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久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

因其辭而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

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之築堤壅而注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性也。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

為壑。

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

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

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
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尹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丑問

曰其為入也好善好去聲好善足乎

丑問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者有餘裕也言雖治

天下尚有餘力也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音扶下同

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音移治去聲

誦誦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為消長直諫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也。受其樂而不朝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

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囿公仰視鵝鴈而後去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

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

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

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况此文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且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

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說音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之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肌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曾與增同

降大任在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也越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苦且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說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衡與橫同

恒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獨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

者國恒亡拂與

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去輔弼之賢士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以三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全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執久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察也。不以其人為潔而拒之。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脩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孟子卷之十二終

孟子卷之十三

朱熹集註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文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六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學之序言也。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死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存謂操而不捨。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死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性。天之所賦。不以人為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矣。知天而不以死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脩身以俟。死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平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獄斃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未句未盡之意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在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

由也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内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莫不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

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
行之以怨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

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左行之而不能
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
以終身由之而不

知其道者多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耻無耻之耻

無耻矣

趙氏曰人能耻已之無所耻是能改行
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耻辱之累矣

○孟子曰耻之於人大矣

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
於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耻焉

為機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耻
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耻之

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耻之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
不耻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
通或問人有耻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耻其
不能而為之可也耻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
也

○孟子曰古之賢主好善而忘勢古

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
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
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好去聲樂音
洛亟去吏反

言君當屈已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
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
子遊

句音鈞好
宋姓句踐名
遊遊說也

人知之亦賢器人不知亦賢器

趙氏曰器實器自
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以賢器矣曰尊德樂義
則可以賢器矣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
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
而不徇乎外
物之誘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
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
民不失望焉

得已言不失也。民不失言，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

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下見音

現。見謂各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

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與者感動奮發之意。凡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

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

視欲然，則過人遠矣。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欲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

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拂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而者，反是。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

之民醇醇如也

醇胡若反

驩虞與歡娛同醇醇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揚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遺道五譽之事若王

而不知為之者入喜亦不令怒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

此所謂醇醇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法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夫音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讓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經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也○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為衆所稱道者也此尤

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入尤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

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聲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元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及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

○疾知去聲疾

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疾猶疾也言人必有疾疾則能動心必性增益其所不能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疾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阿宿以為容逢迎以為悅
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
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

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
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
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用其道
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
伊呂之徒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
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
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
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
無必惟其所在而物
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

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
去聲下並同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
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作
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所以所樂乎已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如何哉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一係於人其可自致者惟不愧不作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

不存焉

樂音洛下同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為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

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

損焉分定故也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

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

體不言而喻

晬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李也必發見

也。醉然清和潤澤之貌。盜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醉而著見於外者。不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

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已

歸矣。

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

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篇。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衣去聲。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疑二也。餘見前篇。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
樹畜道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
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
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
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
謂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
養其老耳非家
賜而人益之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歛民可
使富也易歛音
去聲

易治也疇耕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勝音

教民節儉則
財用足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求
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
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
民焉有不仁者乎焉於
虔反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
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

常心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
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
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大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衆之意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

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庶之徒也

蹠盜

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初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為我之為去聲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放上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為入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木石以三毫利物是也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聽則中央為中一家則聽我中而堂為中一

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
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
然之中不待安排
安非者則不中矣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
百也惡為皆去聲

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室義執中者害於時
中皆害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
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
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
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
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隣有闢而
不知閉戶同室有闢而不知殺之是亦猶執
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
然以其有權也不惑
則是亦楊墨而已矣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
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
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
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
失其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
入不為憂矣

正理
人能以貧賤之故而
動其心則過入遠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道分辦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厄窮不悶。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分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意也。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

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辟讀作壁。音夕。與初同。八尺曰井。言深矣。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呂氏講曰仁不如堯舜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為半途而廢自棄前功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朝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脩身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又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聲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正自知其非。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猶說又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天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言太親所為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才則不可。伊尹之志則莫也。與平聲。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若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丹餐。反。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晉陳相彭更之意同。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

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

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舍音捨，食音嗣。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嫂，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哉？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臯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與平聲

挑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夫音扶惡平聲

言臯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於也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挑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

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

下跳音徒訢與

跳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也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子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

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

非盡人之子與夫音扶與平聲

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

故所養不同而
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

張鄒皆云
羨文也

王子官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
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
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醉然見於面
蓋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魯君之宋呼於埴澤之門守者曰此
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

他居相似也

呼去聲

埴澤宋城門名也孟
子又引此事為證

○孟子曰食而弗愛交交之也愛而

不敬獸畜之也

食音嗣畜
許六反

交接也畜養也
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
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
恭敬之心非因
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始踐言之踐蓋眾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天地之理然後稱其名眾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揚氏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可以踐形矣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甚之

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

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

反忍

紵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

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為去聲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戚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傳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之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天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緇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及，即除，故請之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

愈於已，謂夫其之禁而弗為者也。

夫音扶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傳為請，雖止得加一日，且猶勝不加我前所議，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有如下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以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魯，是已。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

有私淑艾者艾音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幾音機。孟子曰。大匠不為

拙工。改廢繩墨。弄不為拙射。變其轂

率。為去聲。古音律。

轂率。變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也。如踊躍而出也。因上文。發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道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執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非婦之道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趙氏曰謂挾賈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善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諷入不捲又惡夫意之不誠者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己於所學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可為者也所厚所置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宜揚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之本故也無偽也

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為仁也博矣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晚反歠目悅反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

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不狃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徒急於先務雖偏為人之所知偏能人之所不能徒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無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入在世無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政曰：小人入在世無

孟子卷之十三

孟子卷之十四

朱熹集註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
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

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弟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命於義而許之者。但就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中彼善於此。則有之。如召陵之師。是也。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及政施行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春杵也。或作細。榘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

戰大罪也

陳去聲。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

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好去聲。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

千人

賁音奔。又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

厥角稽首

書秦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

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
猶有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

焉於
度反。

民為暴君所虐皆欲
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

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
大匠亦未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
達必由心悟莊周所
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

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

女果若固有之。
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
袵之忍反。果說文作嫫烏

反果

飯食也糗乾糲也。茹亦食也。袵書衣也。二女
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
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
隨遇而安無預於已所性分定故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

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

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

耳
三聞去
聲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一聞者我往彼來聞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
征統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仇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歛為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為併國中此以囿囿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久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久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周定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好名之人矯情于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

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能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空虛言若無人然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禮義所以辨正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其道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

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立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後於二者之存也故其輕重如此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立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

侯耳是民
為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祿滅則
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絜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

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
患則毀其壇遺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也

祭則毀其壇遺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

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

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

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

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

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
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

也

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
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
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
或曰外國本入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

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一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重子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厄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貉音陌。

趙氏曰貉姓。稽名。為衆口所訕。理賴也。今按漢書無理。方言亦訓賴。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衆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士。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律不殄厥愠亦不殞厥問文王也

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燕之篇也。悄悄憂貌。愠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群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殞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玉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愠。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好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己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
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
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

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條然之頃也用由也略大路也為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禮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音禮齧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而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與平聲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途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

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復扶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之。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隅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

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為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隅攖觸也笑之笑其不知也。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王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嬰兒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那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共智之於賢者也皆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吻合而絕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有不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便此而抑彼也

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已其言約而盡矣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為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有諸已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二等神人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則其有諸已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於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懼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莖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豚豚也莖闌也招聲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招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實者安寶失其實者危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徵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慶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從為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為扶余。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慶，懼也。言子之從者乃匿入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為。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不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充滿也。穿穿穴。踰踰牆。皆為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此申說上文充無穿踰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

餽音忝

餽。採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餽。即此意也。便。伎。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踰。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踰。之。心。等。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為。能。充。其。無。穿。踰。之。心。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施。去聲。

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舍。音捨。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汗壞。不假脩為。聖之至也。反之者。脩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者。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

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于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非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矣。此反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

巍然。說音松。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富貴高顯之貌。巍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之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楚樓

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

椽桶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魏魏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於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

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

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

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

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

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

名所獨也。

肉。鼎而切之為膾。炙。燂肉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

吾黨之士在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
在陳何思魯之在士

蓋何不也。在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實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

在保乎。狂者進取保者有所不為也

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

其次也猥音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日字論語道作行猥作

猶有所不為者知恥自好不為不善之
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之言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
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禮記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問

曰其志嗶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嗶火變反。行去聲。

嗶嗶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中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替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傳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測之士而與之是佞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佞者之意。狂有志者也。佞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

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惡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曰何以是累累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

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
闔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行去聲。闔其音反。闔

音 蹢躅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嗚呼。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耶。又譏侏者曰。何必如此。此蹢躅涼涼無所親厚。成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爲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闔然媚於世也。孟子言此深矣。自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世。是鄉原之行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爲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冰之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

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

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聲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

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

朱正色也鄉原不在正標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

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與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以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

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

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鄉原而

欲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

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

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

之 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為湯左相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散素 散反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也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

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補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群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

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下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留賢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有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也。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彌情哉也。

孟子卷之十四終

延寶二甲寅年三月吉日

開板



